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和戰交響曲

這一周來，「和平」的謠言越傳越盛，忽而說座機已升火待發，卽飛台灣；忽而又傳漢口的某公如何如何；忽而張羣先生飛來飛去；忽而新聞局長又鄭重否認一切全屬無稽。是耶非耶？眞耶夢耶？是眞是夢，是夢亦是眞。

立法委員談話會中的一場爭吵倒是典型的插曲：「需要和平，不要在這裏叫喊，可以到佳木斯去，到哈爾濱去，到延安去。」又有人說：「有人要作戰到底，可是把家眷送到香港、廣州或台灣去。」（十一日大公報）這兩段話都有些道理。前面一位說出了「空口高嚷和平無用」的眞理，因爲和平得有力量；後面一位揭穿了要人紛紛亂逃的事實，這事實大家都知道。最妙的是前面一位立委還說：「我們固然不要戰爭販子，但也不要和平販子。」（見同上）這大概是說有的時候，和平販子便是戰爭販子，因爲普天之下，往往有爲了戰爭的和平，也有爲了和平的戰爭。

在和平與戰爭交響曲的亂奏之下，人們應該墮在五里迷霧中了。可是說也奇怪，人們儘管到處探首問「和平」的消息，兩眼却還是直瞪着注視戰場上的發展和演變。試看和平的呼聲雖是嚷得震天地響，它在市場上的反應却是物價像野馬奔騰似的亂竄！

戰場上的沉寂時期已經過去了。平津這兩隻無價之寶的瓷瓶裏的老鼠，似乎已非探首瓶外不可了，——無論作負嵎的一拼或馴服的受縛，據外國記者屢次所傳，後者的可能似乎大過前者。至於冰天雪地的南戰場，表面還是相當的沉靜，實則越淮渡江的攻勢業已箭在弦上，誠如字林西報所說：「南京已染上了慢性癱瘓症了。」（二十九日該報）

和談與美國

美援的聲音似乎好久沒有聽到了。其實呢，「和平」云云，還不是爲了美援？過去用戰爭爭取美援，今天用「和平」爭取美援。去年蔣夫人飛訪美國的時候，起初原以爲徐蚌之役可以打幾仗漂亮的仗的，雖然後來並沒有做到。

來自美國的意見是必須爭取和局以保全半壁的江山。所以這次的「和平」謠言確是多少「反映了美國的觀點。」

但到現在爲止，美國表面上仍保持着冷漠的態度，這究竟又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美國是洞悉底蘊的。她從文告中一看這方面開出的「底價」好大，覺得文章如何做得下去？做不下去又是打，打豈非又是垮嗎？那何苦來自負責任？樂得一面看看，一面另闢途徑。所以，就這裏的一方面想，倘如用和平論換得了美援，那末戰事仍有可爲；就美國方面想，你的「和平」做得不够逼眞，不眞如何求得和局？美援還是從緩。南京和華盛頓，就在這一距離之間，纏夾不清了。

黑旋風似的蒲立德，雖然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報告，主張美國親自出兵，却是未懂得美國決策者的「妙算」。大美晚報說得很坦白：「美國出兵，將使美國在一二

目錄

瞭望台
和戰交響曲——和談與美國——從馬歇爾到阿契遜——杜魯門還是杜魯門——東方聯盟問題
世界經濟的旋律……………………荀一
醞釀中的遠東聯盟……………………杜若
經合署・霍夫曼・「援華」……………余爲羣
阿契遜其人——————————小魚
H・詹森在美國——————————葵軍譯
佛朗哥王國內景——————————丁雯譯
一周外論輯要——————————小宜輯譯

編發社 輯行 者人址 世王上 界知識 知 編輯部 鐸鵬 海(○)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自由定戶訂閱辦法：請先付定費一百元（航郵另加二十元）每期發刊時按本刊定價七折實扣，款盡另函通知定戶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本海上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加二倍計算

十年內不能回來。」（見本期）

美國的政策顯然着重於「留下來」，但「留下來」决非「靜觀自得」之謂。美國積極的幕後活動，實際上早已開始了。最近盛傳「華南聯防」種種，正是這種活動的跡象之一。由此看來，可知眞正「反映美國觀點」的活動還在方興未艾的展開之中。至美國對於目前和議的不積極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雖說「人生如戲」，戲可不能做得不像耳。

從馬歇爾到阿契遜

杜魯門總統七日宣佈，他已接受馬歇爾的辭呈，並任命阿契遜（Dean Acheson）爲國務卿。按阿契遜曾任副國務卿多年，方於前年去職，戰時負責辦理租借工作，勝利後協助成立聯總，他在國內的聲望雖不能和馬歇爾相比，但却是一位幹練的辦事人才。至於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見解如何，那末，告訴你，人人都知道他是馬歇爾計劃的最初贊助者。

「敏感的華府觀察家認爲「阿契遜的繼任國務卿，乃表示美國外交政策或將更傾向於自由主義。美國的對外政策大綱雖不致有所更動，阿契遜則可能作一部份修改」（法國新聞社七日電）。這是皮毛的看法。我們倒不如相信杜魯門說的「美國外交政策將無改變」的話。

范登堡等說要審查阿契遜對蘇聯的觀點，那不過是給新任的阿契遜一些「下馬威」看。作爲職業外交家的阿契遜，自然只有奉命唯謹執行華爾街的政策的。

而且阿契遜還是扶德扶日政策的積極主張者，當他任副國務卿時，他曾力主「重建德國爲歐洲的工廠，重建日本爲亞洲的工廠。」所以，阿契遜任命的消息傳出後，日本報紙都一致表示着「興奮」。

范登堡指出阿契遜爲杜魯門的「私人人選」，因此有人揣測，「杜魯門總統可能已决定在外交政策方面由自己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杜魯門還是杜魯門

杜魯門總統將於一月二十日開始他的新任期，他對議會的內政外交以及一九五〇年度預算案的咨文，都已一一宣讀了。在內政方面，他要求管制物價和工資，提高稅率並廢止塔虎脫——哈特萊勞工法案；在外交方面，他承認繼續實施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至一九五〇年會計年度的預算案，杜氏提出的總額爲四百二十億美元，爲美國在承平時期中從未提出的龐大預算，其中國防預算爲二十五億美元，即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杜魯門甚至還說，下年度的國防預算，將更要提高！

杜總統咨文中的內政部份，多少複述了競選的政綱，因此有人便以爲杜氏所執行的將爲一種「公道政治」（fair deal）（華盛頓廣播）。在實際上，杜總統做的不過是一種博取人民好感的姿態，他明知道換湯不換藥的反動性格的本屆議會，未必就會把它們全部通過的，此其一；又就杜總統所宣佈的對外政策及總預算案看，表面字句上儘管說以和平和國際合作原則爲基礎，實則公然要求經軍黷武，宣佈美國將繼續執行征服世界和破壞別國獨立的政策。華萊士說得好：「總統所提出的關於內政改進和革新的建議，與他的外交政策直接抵觸。我國一日推行着這樣的方針，把我國的物力和人力都爲了軍國主義化和擴軍的龐大方案而浪費掉；那麼美國人民的富饒和安全就無法獲致。從總統的咨文中很清楚的看得出來，他意圖繼續加緊冷戰。……總統的咨文使人恍悟到，美國人民必須組織自身的獨立的勢力，爲實現他們去年十一月投票時所擁護的內政綱領而鬥爭。」

東方聯盟問題

今年似乎是「區域聯盟」的盛行年吧。大西洋公約之外有地中海公約的傳說，現在，所謂「東方聯盟」又復喧鬧一時了。自上月以來，倫敦星期泰晤士報首先傳出遠東聯防公約在大西洋公約簽字後即開始談判，參加國家包括美英法及英法兩國的殖民地，初步商談業已舉行。後來英國駐遠東部隊總司令李特希訪問西貢；英國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訪問曼谷，似乎都和這個問題有關。在目前，遠東局勢的激盪已達到空前的嚴重階段，東方殖民地人民蓬勃的解放運動已嚇得殖民國家慌張萬分，而企圖亟起挽救。所謂東方聯盟，無疑將是一種殖民國家的聯盟，目的不過是藉此來保障既得利益，維繫搖搖欲墜的殖民制度而已。

同時，印度總理尼赫魯亦發起召集東南亞會議。這次會議發起的動機雖說是爲了同情援助印尼的被侵略，被邀參加的雖然沒有英美法等大國，實際上，這是印度爭取東南亞洲領導權的「尼赫魯主義」。」印度本身便是英國的一個自治領，那末，在她領導下的東南亞集團即使形成了，也終將不過是「東方聯盟」的一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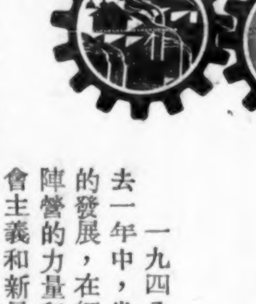
一月十二日

聖誕老人帶給西歐的禮物

（原載美國「羣衆與主流月刊」）

世界經濟的旋律

筍一



一九四八年過去了，新的更偉大的一九四九年開始了。在過去一年中，世界兩大陣營間在政治外交上的力量消長，有了巨大的發展，在經濟上更加如此。在國際政治外交上，世界人民民主陣營的力量和影響，是在空前急劇的增長中；在國際經濟上，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比重，資本主義世界內反獨佔搾取和帝國主義奴役的鬥爭，也進入了空前高漲，和獲得偉大成就的新階段。歲序更新，冬去春來，世界經濟的旋律，將承接過去一年的上述基本方向轉動和前進，求取更偉大更具有決定性的發展和轉換。

美蘇兩國經濟的對照

我們首先要看世界經濟旋律的主要環節——美蘇兩國經濟發展情況的對照。這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一邊的美國，是戰後資本主義碩果僅存的經濟強大國家，它的經濟盛衰榮辱，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生極大的影響作用。而另一邊的蘇聯，則是世界人民的民族的新經濟運動發展的支柱，其經濟復興與更進一步發展的速度與成就，對世界新經濟的建立、成長與發展，也發生極大的推動作用。

事實擺得明顯不過，即使從整個世界經濟範疇中抽出這兩個單獨的國家對照起來看，亦即在一邊不管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破碎情況，而只看實力充沛的美國，在另一邊暫時撇開東歐及亞洲若干地區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經濟民主鬥爭，而只看蘇聯一國的經濟發展，這樣個別的對照來看，也同樣清晰的可以看到：沒落腐爛和危機是在資本主義一邊，新生、壯大和幸福是在社會主義一邊。

在工業生產上，蘇聯的五年計劃建設，步步完成。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紀念報告中說：「一九四七年，我國的工業不僅完成了而且更大大地超過了原定的全年方案。戰後五年計劃頭兩年的方案，合併起來看，已十足完成了。到了去年（一九四七年）年底，我國工業產量就已達到戰前一九四〇年的水準」。去年——一九四八年呢？「在每一季中，蘇聯的許多製造廠和工廠都超過了政府給他們規定的目標。在一九四八年的最初九個月中，他們比去年同一時期多生產了百分之廿七，因此，本年度整個蘇聯工業超過了戰前工業水準百分之十七了」（塔斯社電）。

蘇聯農業生產也完成了當前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之一——食糧的豐富產量。在去年十個月中，糖的產量比前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廿六，麵包—百分之四十四，糖業—百分之四十三，菜油—百分之三十六，罐頭食物—百分之四十。

這種工農業生產的高漲，使戰後蘇聯的一般經濟狀況，有了飛躍的進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是蘇聯實行幣制改革、取消糧食及工業貨物配給的一週年。幣制改革消滅了戰爭的後果—通貨膨脹，恢復和提高了盧布的購買力；配給的取消，保證了國內貿易和經濟的活躍，以及國民生活的充裕。自後貨物的賣出量增加好幾倍。工業貨物和食糧價格的貶降，使盧布的購買力增加了二倍，勞動人民的眞實工資比去年增加了二倍多。

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情況呢？戰爭結束後，美國工業產量急劇降落，一直停滯在一九四三年水準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一九四八年雖有「馬歇爾計劃」和備戰的刺激，而工業的停滯依然如故。去年一月中，美國工業生產總指數為一九三，二月達到一九四，為去年一月至九月間的最高點，到七月時降到最低點，只有一八六，九月稍見恢復，也只有一九二。其中非永久性的商品生產指數最低，在九月裏只有一七八，尤其是食品生產九月份只有一五八。

據最近的報導：「在過去二個月中，我們在美國顯然可以看到貨物需求的貶降，若干工業部門生產量的縮減，解雇工人，和實行較短的每週工作時間等等現象。在十一月份（一九四八年），失業人數比十月份增多了二十萬人。最近大批解雇工人及若干企業縮減每週工時這些現象還沒有反映在統計中。但是，商務部統計局的公報指出：在十二月十三日，每週就雇自十五小時至三十四小時的工人，共計一千〇四十萬人，而在十月九日則為七百二十萬人。目前各處倉庫中囤積了各種貨物價值總額昇達五百四十四億美元之鉅。報界和實業界人士對於目前的經濟局勢，感到極度的驚恐，預料在最近數月內將更加加劇」（塔斯社）。

通貨膨脹及其影響，在美國也如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日在深化之中。華爾街的獨佔資本集團並不以強大的生產力（成本減低），照應人民的生活（提高國民購買力），反之，是不斷抬高物價，獵取高利潤，以補償戰後工業停滯的損失。於是，結果儘管工業生產力未能充分利用，工商業的利潤還是繼續增長，工人的生活水準則不斷下落。據花旗銀行十月份報告書稱：去年一月至九月全國四百家大公司獲得的淨利，較前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勞工的工資則日益落在物價之後，據勞工部說，美國最好的技術工人的收入也不足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

這是一個強烈的對照。這一對照說明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具有特殊優厚的條件足以大規模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福利，但華爾街的獨佔集團却阻礙了這個可能性，他們除掉盡情剝奪勞工之外，正在瘋狂地進行奴役世界的擴張計劃，企圖靠備戰和外國市場的獨佔來緩和國內的經濟恐慌。但蘇聯則不同，社會主義的制度使她有無限發展工業生產力及提高人民生活的可能，並有充分的力量支持像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完成其工業化建設。

東歐和西歐經濟的對照

另一富有啓示性的對照，是展開在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這又一對照所顯示的世界經濟中沒落與進步的發展圖景，比之表現在美蘇兩國之間的還要深刻和尖銳。

在過去的一九四八年中，這裏所發生的重要事實是：一方面，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在舉國上下「自力更生」的卓越奮鬥之下，在蘇聯平等合作的經濟支持之下，正以計劃化的步驟，大規模開發其國內資源，發展其現代的獨立的民族工業建設，朝向社會主義大步邁進。另一方面，包括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在內的西歐國家，則由於各國反動的統治階層不惜出賣國家獨立主權換取美元，受到「馬歇爾計劃」的奴役和搾取的結果，她們的工業和經濟狀況，日益陷於沒落、窘困、混亂和不安的絕境，漸漸地降爲美國的經濟附庸了。

一九四八年，是東歐新民主主義經濟高漲的關鍵年。捷克和保加利亞的二年計劃，要在這一年內完成，開始草擬新的建設計劃；波蘭和匈牙利的三年計劃，要在這一年完成其第二年度的計劃；南斯拉夫的五年計劃，這一年是她完成計劃的終點。隨着這一年的成就，東歐國家要爲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高漲從事更偉大更卓越的奮鬥。

除掉南斯拉夫的狄托政府中途改變路線，未能貫澈新的方向以外，東歐國家都堅持着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策，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完成了計劃的目標。由於計劃的順利完成，東歐國家的工業生產已大都恢復和超過戰前的水準了。倫敦的「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保加利亞的工業生產指數，去年三月時爲一九三七年水準的百分之一五八，四月爲一六八，到六月已達到一八八了；波蘭的工業生產指數，前年已達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一二二，到去年四月已是一五五了。各國經濟的進步，都伴隨着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捷克和保加利亞的二年計劃，到一九四八年已如期完成，兩國均已提出自今年起進一步發展經濟的五年計劃，其目標是更遠大的。如捷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要在五年內，將一般工業產品的水準，提高百分之五十七，其中特別着重於發展冶金、工程、汽車、飛機的生產。農業的產量也要在五年內增加百分之十五。同時，該計劃要使每一國民的消費提高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捷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將是走向經濟社會化和改進國民物質生活的驚人步驟。

保加利亞總理季米特洛夫也說：他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將在工業和農業中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在這基礎上，再經過二三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的結構就會樹立起來，社會主義社會就會產生了。

東歐經濟的蓬勃發展，表明出新民主主義的東歐國家，已完全解脫了過去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枷鎖和災厄，開始走向現代的幸福的社會主義過渡了。

西歐國家的經濟狀況，在「馬歇爾計劃」的奴役下，則是一片的灰黯、絕望和沒落。

西歐各國的工業產量，好容易達到了戰前的水準，但由於陳舊的生產結構一直未能改造，市場購買力極度微弱，馬上又開始衰落了。以經濟局面較爲安定的英國來說，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工業生產總指數達到一九四六年的一一三，七月低落到九六，八月低落到九五，九月稍見復蘇，恢復到一一一，仍低於六月份的指數，其疲敝莫興之狀，灼然可見。法國的情形，無疑是更糟的。

鉅額的入超和財政赤字、美元恐慌、通貨膨脹……在西歐各國繼續惡化下去。英國在一九四八年第三季裏入超一億英鎊以上，法國在第二季裏，入超五百三十一億法郎，荷蘭在十一月份輸出僅及輸入的三分之二，瑞典在六月至八月裏的輸出幾乎只有……貨幣基金會的年報指出：各國美元恐慌的情形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還要厲害。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資產已削減到更加無力償付支出了。於是，美國依靠「馬歇爾」計劃對西歐的輸出，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到七月已大形低落了。

西歐通貨膨脹的惡化，無以復加。法國的批發物價指數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已達到戰前的一、七九一，義大利在一月裏卽高達五、三九一，英國的指數也在增高中。

隨着工業生產的低落，通貨膨脹的惡化，西歐各國人民生活的悲慘可以想見。雖然各國資本家的利潤還是增加着。拿法國做例子吧，由於物價飛漲，法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已減到戰前的半數。法國資本家的利潤自一九三八年以來膨脹了二八——三十倍，而工資只不過增加了十倍。艾德禮和居伊之流，都只知束緊國民的腰帶，來滿足金融寡頭的慾望。這就必然的激起工人階級爭取經濟民主的鬥爭，加深政治的危機。法國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的工潮瀰漫，就是明證。

兩條經濟路線的鬥爭

在世界經濟範圍內，兩條經濟路線的鬥爭——卽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與帝國主義敵視封鎖的鬥爭，獨佔搾取和帝國主義奴役與反獨佔反帝國主義奴役的鬥爭，就是基於上述美蘇之間、東歐與西歐之間相反的經濟發展對比之下展開的。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復興與發展的飛躍進展，東歐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迅速高漲，而另一方面美國戰後由戰時經濟轉變爲平時經濟的阻滯困頓和深刻危機，西歐及其他資本主義經濟的沒落混亂和失調，說明了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是不斷的削弱下來了。

以美國及英法等國爲主的獨佔資本集團，對蘇聯及東歐的經濟歧視和圍困封鎖，有加無已。戰後以來，美國對蘇的輸出，年見激減，最近一年來，藉口所謂戰爭物資的管制，對蘇輸出激減尤甚，雖然蘇聯還是繼續增加對美輸出，卽使是屬於戰爭物資亦然。例如，一九四七年，蘇聯供給了佔美國總輸入百分之四十八的鉻，百分之三一的錳；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這種輸出仍有增加，不過鉻僅佔美國總輸入的百分之卅八，錳佔百分之三十。而美國向蘇聯輸出的機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月，則只當一九四七年的三分之一，而一九四七年又只當一九四六年的三分之一。去年八月十四日的「紐約郵報」曾指出美國一再破壞美蘇貿易協定，以致在五月間美國對蘇輸出跌到了只值廿萬美元了。

對東歐國家的態度，也是如此。像英法等「美元鋏乏」的國家對東歐增進貿易原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她們敵視東歐國家及接受「馬歇爾計劃」約束的結果，失掉了這個有利的市場。多瑙河會議中英美法力爭維持特權的一幕，充分揭露了他們企圖重建東歐殖民地統治的野心。狄托事件後，她們喜出望外，竭力要吞沒這個叛離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最近英、南貿易協定的簽訂，很被重視。

但是，資本主義獨佔集團敵視和圍困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策，是注定失敗了。蘇聯和東歐各國沒有美元和對西方繁榮的商業往來，也順利的完成了她們復興與工業化的計劃建設。東歐各國在戰前主要是依靠對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歐）的貿易，來維持其貧乏落後的經濟的，其中前者主要輸出農產品以換取工業消費品及若干有限的工業設備。現在這一貿易激減了，却絲毫未能破壞和阻撓東歐各國的復興建設。蘇聯能夠滿足東歐各國的需要——輸入農產品和輸出機器。東歐各國之間的合作互助，相通有無，也解決了本身的大部問題。最近一年來，蘇聯和東歐之間，及東歐各國之間，建立了空前緊密繁榮的商業及合作關係。

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各國獨佔資本對人民的搾取和轉嫁，激起了人民民主力量的抗爭，臭名遠播的「馬歇爾計劃」已招致了各受援國家經濟的嚴重破產，引起了各受援國人民反美元奴役的鬥爭。

「馬歇爾計劃」對西歐的十四億四千八百五十萬美元撥款中，工農業機械只佔千分之一的可笑數目。不僅如此，美國藉着這個奴役計劃，連西歐各國本身原有的工業基礎也被大大削弱了。法國在一九四八年最初三個月內，金屬原料和半製成品輸出大量增加，但製成品輸出則銳減了。如金屬品輸出增加一倍，鐵礬土百分之七十六，水泥百分之一一五；相反地，運輸車和汽車輸出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鋁製品百分之二十，紡織品百分之二十六，香水等化裝品百分之三十三，手套等百分之五十。「這就是把法國經濟拖上馬歇爾計劃的道路，供外國資本奴役的道路的一些嚴重現象。輸出原料，本身沒有加工工業和製造基本設備的工業，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特徵」（B・佛拉許昂十月十一日在法總工會大會報告）。

不僅如此，「馬歇爾計劃」把西歐各國拖上了備戰的道路，使西歐各國的財政赤字及物資缺乏的危機深化了。

優先復興西德納粹財閥的經濟，在最近英美決定把魯爾交還納粹財閥的措施上，有了進一步的表現。美國扶日政策也公開露骨了。美國獨佔集團企圖把西德和日本變爲反蘇反東歐反世界人民的軍事經濟堡壘。

在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間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及十二月印度舉行的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委會上，蘇聯及東歐代表要求在歐亞民主合作的基礎上發展歐洲及亞洲廣泛的工業復興計劃，被美國及其奴僕拒絕了，後者竭力阻撓歐洲和亞洲的工業復興。

然而，奴役世界的馬歇爾計劃破產了。西歐及亞洲政治經濟的混亂和崩潰，說明了這一點。中國人民的鬥爭成就，是最輝煌的。資本主義各國人民民主力量也在一九四八年高漲了。九月到十一月的美國東西海岸的大罷工，十月至十一月法國堅持了五十餘天的煤礦及其他企業的大罷工，十一月西德八百萬工人的總罷工，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日本的全國性工潮，都是世界人民力量迅速增長的重大表現。

美國及英國的獨佔資本集團利用勞工貴族，分化各國職工會及破壞世界工聯的陰謀，更加積極了。十月二十七日英國職工會通過決議，向世界職工聯合會執行局提出要求世界工聯停止活動，如世界工聯加以拒絕，將退出世界工聯。希望由這一分裂行動，來破壞和打擊世界各國職工的團結及對獨佔奴役的鬥爭。美國的A・F・L（美國勞工聯合會）和C・I・O（產業職工大會）的領導份子積極支持馬歇爾計劃，派了許多的代表參加奴役歐洲的工作，同時在國內則與華爾街反勞工運動勾搭起來。這是世界人民民主運動中潛伏着的大危機，但第一次大戰後「第二國際」的某種成就，斷然不會再出現於目前世界資本主義沒落與崩潰的時代了。

醞釀中的遠東聯盟

杜若

醞釀中的遠東聯盟，發動於三個不同的方面，一是英國導演下的東南亞集團，一是在中國喧囂一時的亞洲經濟集團，一是最近尼赫魯正在召開的亞洲會議。雖則發動的國家，各有牠們的不同的打算，然而牠們的總目標却只有一個，那就是反共防蘇；在牠們背後的牽線的國家，也可以說，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

一

先就英國的號召的東南亞集團來講。自去年上半年西歐聯盟成立以後，在第三屆聯合國大會召開之前，華府方面即傳出消息，說杜魯門總統，正與國務卿馬歇爾及共和黨領袖會商，準備根據聯合國憲章四十一條所規定的區域防衛協定的範圍，成立集體安全制，以便團結世界各民主國，抵制共產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勢力。

美國這樣的政策透露，恰當緬甸有民變發生，印尼有左翼政黨在梭羅起事，以及馬來亞的土著人民，與英軍發生激戰之時。不庸講，她這樣的建議，是有所爲而發的。以大英帝國繼承人自居的美國，她對於資源豐富的東南亞洲，通過了馬歇爾計劃下所規定的一項原則，那就是受該項計劃援助的歐洲國家牠們的殖民地，也應視爲牠們歐洲宗主國經濟的完整的一部分。這就是說美國經過了馬歇爾計劃作橋樑，把美國的經濟勢力，打進了各歐洲受援國家的殖民地。因此歐洲國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除開牠們原來的主人以外，又來了後來居上的第二位主人的美國。再根據英外相貝文在西歐聯盟成立之初所宣佈的另一原則，就是要求歐洲各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必須有共同的殖民地政策，這樣的政策一經制定，一方面可以對美國更充分而有効地効力，另一面也可以齊整步調，對付那不甘永遠被牠們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主人繼續奴役、剝削和宰割那企圖謀自身解放的土著民族。

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殖民地人民，已不同於以往那般頭腦單純、柔弱無力，從佔領期間的反抗日本所加於他們的壓迫中，促成了他們的鞏固有力的組織，也促成了他們獲得完全獨立的行動。這要求獨立解放澎湃整個亞洲的怒潮，北起自朝鮮半島，南迄廣大的東南亞各地區，已不是在戰爭中喪盡了他們的威信、大大削弱他們本身的力量的殖民地的宗主國，拿出以前一套欺騙懷柔的政策所能誘致入彀，也不是使用武力所能再加以征服。

在焦頭爛額應付不暇的局面下，這些殖民地宗主國家的政治家，於是把一切殖民

地的要求解放運動，一筆抹煞，而把一切罪名都直接推到共黨而間接推到蘇聯身上去，說這一運動是出於共黨的發動、蘇聯或共黨情報局的操縱。

英外相貝文九月十五日在下院演說，指斥莫斯科控制下的共黨情報局所領導的共黨，企圖在東南亞消滅一切西方勢力。他接下去用古代屠龍勇士那般的姿態激昂慷慨地說：「不問在什麼地方，只要共產主義一伸出她的頭，我們就將要用最大的努力，來把牠撲滅掉。」

英外相口中的東南亞動亂造成的原因，據戴了有色眼鏡的他看來，是如此這般的常和英國在國際上一吹一唱的美國，據他的政治家看來，也是如此這般的。在英外相貝文發表了演說的後一天，美國務部新聞官員麥克寶謨特也接着發表了相同的聲明，指出共黨以民族運動爲掩護，在東南亞發動奪取政權攻勢。從一九三八年春季以來，緬甸、馬來亞、越南及印尼的共黨活動已迅速增加。同時華府權威方面，又認爲東南亞共黨活動，是與共黨情報局對馬歇爾計劃誓不兩立有關，因爲馬歇爾計劃下的好多受援的歐洲國家，有不少經濟上的接濟，是來自他們的東南亞的殖民地的。這就是說，東南亞廣大地區，在經濟上是與他們的歐洲宗主國息息相關，而他們歐洲宗主國的經濟，因爲中間有了馬歇爾計劃這一紐帶，又與美國息息相關，歐洲各國對他們自己的殖民地有着這樣的重大的經濟利益關係，不能不加以密切重視，熟籌如何將之保持的辦法，而美國也爲了同一原因，不得不站在後面間接爲她的馬歇爾計劃受惠國，而直接爲她自身來關切東南亞地區的安定和繁榮。

這就是美國在聯合國大會召開的前夕，提出了區域防衛普遍的原則的主要動機。仰承美國鼻息的英國，爲她自身，以及爲討好美國，爲公爲私，都有奉命唯勤，促成這項原則，成爲具體事實的必要。於是九月廿七日，聯大開會之始，正當辯論柏林問題，雙方鬧得面紅耳赤的時候，貝文提出了「如果聯合國不能以世界爲基礎，不妨把範圍縮成區域的」一席話，抬出了美國所出的題目，來號召世界各國，從聯合國的範圍內，向區域集團這個目標邁進。

目前英國發動下的遠東聯盟，自然仍在醞釀階段，尙沒有到具體實現階段。牠的最後出現，或將如去年十二月五日倫敦星期泰晤士報上所傳出的消息，須等到大西洋公約簽字以後。可是局部的措施，已逐漸在實現。比如去年十一月底英國駐遠東地面軍總司令李特希將軍（General Ritchie）自新加坡赴西貢，以及今年一月初法遠東軍總司令白萊索將軍（General Blaizot）的赴新加坡答訪，商討兩國在東南亞方面軍事合作問題，同時英國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亦自新加坡赴暹羅首都曼谷，訪問暹總理鑾披汶，商討英暹合作計劃。以及對暹羅與馬來亞邊境的共黨，採取共同討伐計劃，並商討一般防共計劃。

這種初步措施，對若干東南亞的國家，自不能感到滿足，在麥唐納與暹當局會商後，暹羅報紙曾表示，「如英美欲暹羅安全無恙，不受共黨威脅，則兩國自不能以發表友好的空洞言辭卽感滿足，而應予暹羅充分的援助，如希土兩國所得的援助一樣。所以這項援助內，應包括軍事、電氣工業、農業及開礦器材與添築戰略目的之鐵路線在內。」

因此，東南亞集團，或包括遠東所有國家在內的遠東集團，牠的進步發展，必然是類似西歐聯盟，或大西洋公約所包括的相似內容，那就是說它基本上將具有軍事集團的性質。由最近英聯合王國所屬各邦對此一問題所提出的主張來觀察，已證明這一點是不虛的。

二

再就中國所號召的亞洲經濟集團來講。中國東方聯盟的試探，最先由中國前外交部長王世杰去年九月赴巴黎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有這樣的暗示，他除開指出東方國家在安全理事會及經濟社會理事會方面的代表太少外，更把重心放在亞洲及遠東問題，如韓國獨立、及荷印爭端等問題上。在這以外，王氏更準備與印度總理尼赫魯會商。這兩件事，引起華府的注意，美官方認爲中國在發動東方聯盟運動。等到張羣九月廿八日，自日本訪問歸來後，發表「訪日觀感」，照他在日本三周的觀察，認爲日本武裝已解除，日本式的神權法西斯的政治，已不容易再抬頭，土地改革、財閥解散，已在積極進行，日本經濟民主已可期待。至於日本經濟復興計劃，因爲主要原料，皆取自中國，不能重行建立一個足以威脅和平的軍國，說明美國的扶植日本復興已不足畏懼。

基於上述諸條件，張氏爲勸告國人對日採取積極態度，建立積極對日政策，並爲使日本五十年來所接受的科學知識和日本勤儉耐勞的國民性，能夠在亞洲經濟建設中有充分貢獻起見，主張亞洲各國集合起來，依據聯合國憲章關於經濟合作的規定的精神，與遠東經濟委員會配合，構成一個相輔相成互助互利的亞洲經濟區域集團。在這個集團中，中國責無旁貸要採主動。我們如不妄自菲薄，這個區域經濟計劃，應該由中國一馬當先，以前驅自任，而和平民主的日本，當然也不能摒除於圈子之外。也只有從整個亞洲的前途着想，才能夠賦與日本以其所應有的地位。

這個以中國居領導地位的亞洲經濟區域集團，雖則表面上以全亞洲爲範圍，因此當時曾傳張氏在訪日韓以後，再將有東南亞各國的訪問。可是這一訪問，到今天仍沒有實現。實際上所謂亞洲經濟區域集團，可能僅爲中日韓三國的防共集團，而在這個集團中，主要的對象，也僅有一日本，韓國不過是一個聊備末席的不重要點綴品。再折穿了說，張氏亞洲經濟區域集團計劃中抬高日本，其本身目的，並不在眞正與中國五十年來的仇敵握手言歡，而是藉了這個姿態，取悅於統治日本的太上皇麥克阿瑟，以及麥克阿瑟背後扶植日本復興的美國獨佔資本家，通過了他們的關係，可以取得美國更多的軍事經濟的援助。然而自中國戰火蔓燒以來，美國在遠東的重心，已從中國大陸方面，轉移到日本這個島國。在軍事上把日本建設成反共防蘇的堡壘，在經濟上把日本成爲東亞的工場，美國已由偷偷摸摸，而明目張胆。張羣等人所主張的亞洲經濟區域集團計劃，把日本放在計劃內而並使牠成爲主要的一環，他的苦心，是可以想見的，那就是要使這一計劃容易爲美國接受，而不得不有這樣的一着棋子。

但是由於中國的戰局的急轉直下，美國以日本爲中心的遠東集團政策，雖愈益顯著，指示日本穩定經濟計劃的目標而外，美國若干將領如美前駐日本第八軍軍長艾契堡等人，並公開強調日本有建立強大軍隊的必要。同時却把經濟上軍事上伸手待援的中國，放在一邊，簡直不屑理睬，亞洲經濟區域集團的呼聲，目前已銷聲匿跡，不再有人提及了。

不過就美國的政策來講，一個軍事上武裝，而經濟上沒有廣大市場的日本，仍是不能成爲亞洲的工場。美國欲有一個強大而繁榮的日本，出現於遠東地平線上，一個既爲日本原料取給地又爲商品推銷市場的中國，自爲不可少的條件。美國爲貫澈這一條件起見，自必須阻遏亞洲共產主義的發展。要做到這一點，那末英美領導的民主國家，又必須採取統一的政策，而此項政策，更必須一反目前的「防禦策略，而爲進攻

性者」。華府與倫敦方面目前採取的所謂有建設性及進攻性的政策，那當然是在醞釀中的防共反蘇的東南亞集團，由這個集團擴大，進而成為亞洲的全面同盟，如西歐聯盟，進而成為美加在內的大西洋聯盟，恐怕是意料中的事。因為目前雖然半個中國已經變了顏色，但長江以南還有半個等於馬歇爾計劃下歐洲合併起來的地區，在美國人看來，仍能經過美國及英國方面同意採取有建設性和進攻性的政策，免於共黨的統治。這一地區，如果免於「赤化」，那末牠既可以作為東南亞防共的緩衝地帶，也可以作為防蘇的前哨地帶。東方聯盟近來所以甚囂塵上，自有其客觀上的原因，與英美主觀上的需要在。

三

第三就印度總理尼赫魯最近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會議來講，這會議的目的，雖則是在對荷蘭進攻印尼共和國，採取共同行動對付的這一問題的，不過又傳該會也可能商討各參加國間的其他有關事件的合作基礎，那就是成立東南亞集團。本來印荷事件，已由安全理事會加以處理，無須亞洲會議越俎代庖，干與其事。假使有合法地位的世界組織的聯合國安理會不能名正言順地解決印荷糾紛，這個少數國家參加的區域會議，更有何德何能解決此事呢？

尼赫魯召開亞洲會議如果以解決印荷爭端為其主要動機，我們可以說，這是多少含有一點出風頭主義。這與中國欲領導亞洲，也許在主觀上是同出一型。以亞洲泱泱大國自居的印度，自然不甘寂寞，早在她獨立以前，就曾舉行一次亞洲會議，那次會議，僅涉及文化問題，而沒有涉及政治問題，在獨立後一年的今天，印尼又召開了這次具有政治性的會議，似乎要以亞洲老大哥的資格，排難解紛，來造成她在亞洲的獨特的地位。

假如印度召開亞洲會議解決印荷糾紛的主要動機，正如我們所揣測，那末她的越過安理會所能達到的成就，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況且這次荷蘭的進攻印尼，是以美國的援助項下的武器和基金，在印尼蘇卡諾哈泰等親美派認為有美國的靠山，有斡旋委員會在日惹北面避暑勝地馬里朗開會作為印尼政府的掩護之下發動攻勢行動的。荷蘭這種大胆的行動，我們不能不懷疑她是受到美國政府的默契的。我們知道荷外長史蒂克爾，曾於去年九月中旬赴華府訪問，與美國務卿馬歇爾及副國務卿羅凡特會商遠東防共問題，達一周之久。他希望美國能採取步驟，將共黨過止。由這一點看來，荷蘭沒有美國的允許，必不敢冒昧發動對印尼的軍事行動。英國對荷蘭的這種軍事行動的態度，早為人所共曉，我們也無須多說。在英美縱容荷蘭的局勢下，亞洲會議的國家，誰又能和敢有什麼決定來為難荷蘭？

如果印度召開的亞洲會議，是以成立集團為其主要動機，那末奉英王詔諭而獨立的印度，她至今仍然是聯合王國內的自治領之一，在今年十月召開的英自治領總理會議中，印度總理尼赫魯當然也參加在內。該會議決定聯合王國的政策中有一條是，擁護與美國及西歐聯盟合作，採取共同防禦措施，印度也是贊成這一政策的一邦。根據這一點看來，英國的外交基本路線，也就是印度的基本路線，那末英國通過亞洲會議所成立的東南亞集團，基本上必然是一個防共反蘇的軍事集團。在這一會議後再加入新成立的東南亞集團的國家，必然將為英美領導的集團自然也是意中事。

時·事·淺·釋

經合署·霍夫曼·「援華」

余為羣

一

經合署（ECA）是美國政府內成立不滿一年的新機關「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簡稱，它是和內閣各部一級的機關，直接受總統指揮，但並非是像財政部、國務院一般永久性的機關。這機關在去年四月初成立，主管美國政府所謂「援外」的事項。

「援外」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世界政策重要的部分，它的最初提起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說中，其後一九四八年四月國會正式通過所謂「援外法」（Foreign Assitance Act）才正式具體化。經合署就依據這個「援外法」而成立，進行着衆所週知的「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的眞正目的有四：一、增多美國的商品輸出，擴展市場；二、控制被「援」國家的經濟；三、換得戰略基地與戰略性物資；四、維持各該國的反動政權，防止人民勢力的抬頭。「經濟合作總署」的名目固然好聽，但是它的企圖却是藉「援外」之名而行其「援己」之實吧了。

到現在為止，接受「經合署」所謂援助的國家計有奧地利、比利時、中國、丹麥、法國、希臘、冰島、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瑞典、土耳其、聯合王國、朝鮮、的里雅斯特、德境英美佔區、德境法國佔領區等十九個單位。這些地方都正是美國所希望扶持而進一步控制的資本主義世界。這些國家自一九四八年六月底起，先後與經合署訂有協定，成為美國勢力按馬歇爾計劃滲入的地區。

當「援外法」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在美國國會通過時，第一次撥款的總數是六十億三千〇七十一萬二百二十八元，其中有四億六千三百萬元為「援」華費用。這，撥款期限由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止。這半年多來經合署所使用的金元，也就是這筆款子。這筆款子不久就將花完，但「援外法案」最初討論時就預計是椿長期的事情，現在杜魯門政府與共和黨既無意變更，以後的錢當由這回新開幕的八十一屆國會撥出來。

由於金元支持與控制這個資本主義的舊世界是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經合署這美國新機關也將繼續下去，因此馬歇爾國務卿的去職，是不會影響馬歇爾計劃的執行的，經合署是將繼續工作下去的。

二

經合署像美國的國務院一樣，在華府設有總署，署下分設各處。由於經濟事項的繁複，而它的轄區又如此之大，它的機構也非常龐大，主要有「會計與貿易政策

司」「糧農司」「工業司」「計劃協調司」等，事務機構在外。此外在巴黎設有特別代表辦事處，在每個被「援」國家設有分署。此刻經合總署的署長是美國大商人霍夫曼。

像今天的美國政府一樣，經合署這美國新衙門也毫無例外地是由美國大商人直接經辦和控制的。署長霍夫曼是全美早已知名的大商人，斯托巴克汽車公司總經理。他在去年五月設有一個「會計與貨幣問題顧問委員會」，所請的人物就幾乎全部來自華爾街的。這裏有一張名單：

哈立遜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董事會主席
史普洛爾　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白朗　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董事會主席
布麥斯　花旗銀行執行委員會主席
克蘭　新澤西美孚油公司
道奇　美國銀行家協會主席
史第華特　洛克斐勒基金會主席
威廉斯　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據美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間發佈的經合署對國會第一次報告書內稱，「援外計劃」的「會計與貨幣方面」的問題最初就由這一個委員會、署長和財政部次長決定的。

中國分署的署長賴普翰，他是個郵船公司的總經理，在任這個官職以前就與霍夫曼等密切往來。去年八月間派來中國「勘察」的技術調查團團長司徒立門是個出版商，是大財主魯斯的親信。

三

「經合署」如何執行它的「援外」法案呢？

前面已經說過，經合署與各被「援」國家訂有協定。中國的協定是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簽訂的，條文如何從未發表。

我們從華府正式公布的文件知道，各被「援」國家所得的配款，並非全是無償的贈與，照例有部分是貸款，有部分是所謂「有條件援款」。例如比利時由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間獲得的款額是總額二一八、一〇〇、〇〇〇美元，內貸款五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贈款三、〇〇〇、〇〇〇元，有條件援款一五五、六〇〇、〇〇〇美元。同期間中國的數目如何未見公佈。

由於各國的協定事實上是外交祕密，這裏的所謂「貸款」的條件如何，期限如何，償付辦法如何，所謂「有條件援款」的條件又是什麼，也都成了美國與締約國政府間不盡公開的事項。大概美國軍事基地與戰略物資的取得就根據於這種所謂「有條件援助」的條件。這是美國「援外」的花樣之一。

其次，經合署像過去實際上由美國獨家經營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一樣，散佈的都是「無礙美國本國資源」的過剩美貨，而且其中還有戰時的剩餘物資。這種物資的輸出顯然對美國的資本家具有絕大好處。因為經合署是在利用美國納稅人的錢，被「援」國人民的賒帳！購買着財主們要賣的貨品，而且為它們利用外交上的便利，擴展着市場。它一方面藉援助之名，遂行其政治企圖，一方面藉推銷美貨，解決了過剩物資的出路問題。這是美國「援外工作」的花樣之二。

按華府已公開的文件，派駐各國的經合署分署有按協定履行下列各點的義務：

一、接受該被「援」國家政府關於復興的進展及經濟政策與計劃的發展的情報。

二、分署官員與該國政府各有關部官員進行下列各事項的談商，如貿易政策及其實行，國內外財政，輸入物資的購買，經濟擴展計劃，工業農業與勞工問題。一句話，美「援」國的經濟由美國得參與顧問。

此外，經合署在美「援」國內的人員得享外交官的優待與豁免。有他們特准的旅行視察的便利。以前司徒立門的技術調查團曾幾乎看遍所有中國的重要工礦設備與資源蘊藏地帶，所得經濟情報自然是為任何外國尋常人員所不及的。美國用金元換取了被「援」國家政治與經濟上的權益。這是美國援外工作花樣之三。

至於「美援」僅僅用於支持反共反蘇政權的事實那已是公開的祕密。在希臘，經合分署與軍事顧問團和大使館密切合作，成為三位一體的東西。據美國官方最近公佈，朝鮮南部原先由佔領軍總部進行的經濟事項，也已由經合署接手過來。除參與工作的人以外，外界又有誰能計算清楚經合署送在希臘的供應品主要是為民用的呢，還是為軍事的？這更是基本的大花樣。

四

霍夫曼於十二月中旬，由美來華，在華三日，他最引起人注意的是一次招待會上的談話，他說，經合署的主要作用在於「救濟人民」，因此即使在中共參加的聯合政府的情形下，經合署將繼續進行工作，只要這個政府尊重各種基本的「自由」，並容許美國監督美國物資的運用。

這個談話發表之後，在中國以及美國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若干好心的朋友認為顯然美國政府將與今後的聯合政府保持正常關係了。

可是稍稍注意一下經合署工作的本質就可以明瞭霍夫曼的這種談話確是金元外交的一種姿態表現。

如所周知，東歐許多民主國家都是聯合政府在執政，經合署雖然口口聲聲在求「歐洲復興」，就沒有在這些地方展開工作。為什麼？原因有二：一方面馬歇爾計劃決不欲協助已經是人民政權的國家，所以經合署決不同意這些新民主國家有自由。另一方面，東歐民主國家雖然經濟上亟須外來的援助，但是它們決不容許有損主權獨立的「有條件」援款與監督之類的美援。

所以霍夫曼的談話顯然存在一種用意，用金元的許諾來引誘中國一個未來的聯合政府。

當經合署在華七個月的工作面臨到如此巨變的局面，霍夫曼無疑是在想以應變的辦法來進行他們不變的方針了。

本社最新出版世界巨著

公民潘恩

H．法斯脫著
傅又信譯
呂叔湘校

「公民潘恩」是法斯脫（Howard Fast）的九部著作中銷路最好的一部，從一九四三年出版到現在，已經銷了一百餘萬部，美國廣大的愛好自由眞理的讀者，對於這位被侮辱與被疏忽的人民思想家的熱愛由此可見。

本書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的一身傳記，他是創造共和美國的一個無名英雄，他是眞正為廣大人民求自由、解放、幸福而終身獻身於艱苦的革命事業的人。他雖然最後不能為許多人所了解，他被侮辱、被磨折而至於死。但他那偉大事蹟和思想、堅貞不移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仰和歌誦的。

本書由傅又信先生精心譯出，並由呂叔湘先生親自校閱，尤屬可貴。全書三十萬言，四百餘頁。歡迎讀者定購。

▲基本定價二十元▼

美國新國務卿
阿契遜其人

——小魚——

一月七日，美國杜魯門總統接受國務卿馬歇爾辭職的請求，並委阿契遜繼任。這是他二度任期開始時第一次更動內閣閣員。

早在去年十一月美國大選的時候，不滿意美國外交政策而遷怒於馬歇爾國務卿的國人就望他下台。現在他下台了，可是今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否就有所變動呢？

在阿契遜的委任案發表之後，杜魯門自已曾說，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變。可是陸續傳來的各國觀感與報紙評論，看法就極不一致。有人認為阿契遜是故羅斯福總統的舊人，支持過新政，傾向於「自由主義」，對蘇可能採緩和態度；有人卻指出阿契遜是第一個公開責罵蘇聯為「擴張主義者」的美國高級官員，而且是「杜魯門主義」的策劃和支持者。作這樣種種揣測的人們，似乎沒有明白今天美國世界政策的本質，也沒有弄清楚「人」和政策的關係。為了便於說明，我們不妨就阿契遜與美國外交政策的關係上提出兩條綫索來：

一、是否美國政策有了改變，才由阿契遜出任國務卿？二、是否阿契遜出任國務卿，美國外交政策就因此改變？

是政策變了？

先說前者。美國政府今天的外交政策是今天控制美國政府者的政策，這些控制者的大本營是華爾街，他們的代表分佈在白宮、內閣、國會等全國最高的政治機關中。這些控制者有他們共同利益的大要求，可是也有他們私利上的小矛盾，所以根本說來今天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正是這些控制者的代表們妥協的結果。

美國外交政策產生的正常的具體過程是總統或國會議員有某種外交主張，在國會內提出，經過參衆兩院的討論後通過，然後由總統表示同意後交國務院執行。

美國在一九四七年貝爾納斯主持國務院時期一反過去羅斯福國際合作的外交政策之後，馬歇爾賡續推行的民主共和兩黨一致支持的反蘇反民主奴役世界的帝國主義政策，「馬歇爾計劃」就是這時期外交政策的中心。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競選開展政治論爭時，杜魯門政府推行的外交方針都並沒有受到共和黨的否定，相反自信將獲勝利的共和黨也力言今後賡續兩黨外交，堅持既定方針的重要。代表共和黨的杜威曾明白說，「我堅決贊成歐洲復興計劃」，民主黨更力言馬歇爾計劃的必須持續，作為它今後主政的預諾。

一直到最近八十一屆國會開幕，杜魯門發表其提出施政方針的咨文，他也還始終沒有什麼新的外交方針提出，他的方針依然是所謂「支持聯合國」「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維持強大武裝」，與去年的方針一般無二。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阿契遜的出任國務卿並不是由於美國外交政策已經開始有了改變。

將變更政策？

那末阿契遜當了國務卿是否對外交政策會有多少改變呢？阿契遜是美國外交界的老人，比較精通於國際經濟業務，曾與國會有長久業務上的接觸，與議員們關係極熟。他最先參加國務院是在一九四一年，其時羅斯福任總統，赫爾任國務卿，他的官職是助理國務卿，一九四五年八月貝爾納斯主持國務院時他昇任副國務卿，以後馬歇爾任國務卿時，他仍任副國務卿，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為止。辭職後即改業律師。

在當外交官這麼多年中間，阿契遜始終是個幕僚。本人並沒有某種一定的主張，因此在羅斯福對蘇友善時，他秉命辦理對蘇租借，被目為親蘇份子；以後到貝爾納斯執行「對蘇強硬」外交時期，阿契遜也慷慨激昂地罵過蘇聯。到馬歇爾——杜爾斯推行反蘇反共奴役主義世界政策時，他也參與着馬歇爾計劃的策劃。

由這種經歷來看，我們與其說阿契遜是個有主張的人，無甯說他是個有辦事經驗的人。換句話說，他是道地的「職業外交家」。職業外交家最大的用場是奉行既定政策。所以當一國外交有既定政策時就由職業外交家主持外交，否則外交政策如游離無定時，一定是由有實力的代表人物主持外交事務，而不會由職業外交家來自拉自唱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第二個答案：阿契遜出任國務卿，對於美國外交政策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三種人事上的原因

阿契遜是二流的人物。論聲望，他不能和馬歇爾相比。馬歇爾既去，何以會輪到他來出任國務卿呢？據我看，約有三種原因：

一、杜魯門從去年競選開始就以復羅斯福的新政為標榜，現在他一定知道他的獲選連任與這種標榜很有關係，今後為博民心，有繼續借重足以引起新政回憶的作為的必要。捧杜魯門的宣傳人員已替杜的施政取了個新名稱——「好政」（Fair Deal）。他在用人方面可能也有這種打算。前幾天有個消息說，杜魯門將起用羅斯福多年的舊雨伊克斯為駐非大使，這是一個跡象。由於阿契遜也是羅斯福時代的外交人物，杜魯門的起用他，很可能就為了裝點他的內閣的門面吧。

二、內閣是由杜魯門負責委任的。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他第一任期間，杜魯門自已的信望不夠，因此在國務卿這內閣的首席閣員和位列全國第二的行政要員的職位上，他一定要延攬一位巨頭担任，以增強其行政部門的威信，所以他先後聘任過貝爾納斯與馬歇爾兩位巨頭。這次獲選連任之後，杜魯門自已聲望增高，信心加強，對於內閣的人事安排自然更多主動的決定了。現在新的任期開始，按例是他重新安排人事的機會，因此他準馬歇爾辭職而代以阿契遜這樣的「華府二流人物」。按理推測，無非是因為這樣的人容易駕馭。

三、自從「援外法」成立，內閣增設「經濟合作總署」之後，這期間國務院主要的外交任務就轉到了新的機關裏去了。另外所有佔領地區的事務都有軍部（指國防部）一手在包辦，因此國務院的重要性比諸過去已減少了許多，而歷任要職的馬歇爾對於國務院的工作已逐漸不能相稱，他的去職已為勢所必至，而比較精通經濟業務的職業外交家阿契遜出任國務卿也就比較合適了。

波·斯·頓·通·訊

H·詹森在美國

美·Leo Soft 作
葵軍 譯

室外，朔風料峭，波斯頓沉浸在十二月的寒冷裏，報童叫喊着當天日報的頭條新聞：「杜魯門拒絕訪蘇會見史太林」，過路人歪過頭來張了一張這頭條新聞，又匆匆的走了。這滿紙談論着戰爭的報紙，人們看了會滿是不舒服的。

旅舍內，一位七十三歲高齡的白髮的英國坎特勃里副主教詹森，正在侃侃地談論着和平。他說話溫和，抑揚有致，明白動聽。他清楚而平靜地談論着他的歐遊：從東歐直到蘇聯。

他推敲着蘇聯和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他說全世界人民如何渴望和平，但對一個崛起的美國帝國主義，却懷着無比的恐懼和疑慮。他形容英國人民對馬歇爾計劃「援助」的態度。他也暢談到東歐重建精神和對工作的高度興味。

當你聽到這位偉大的副主教滔滔不絕的談話，你就會開始明白爲什麼全波斯頓人民都對他所說的話仔細傾聽，爲什麼他們都急欲一睹他的豐采和聽他的談話。副主教中午在聖包羅教堂講道；他的聽衆在散會後還留下來向他提問，和他握手，向他致敬。幾百人在火車站圍住他聽他答覆新聞記者的問題。

你會明白爲什麼馬車夫正等着「約但廳」的散會，在那裏，副主教正向一千三百個擠得連走廊和窗口都站滿着的聽衆說話。

馬車夫會問你：「他說些什麼？他是不是說和平會來嗎？爲什麼別人叫他『紅色主教』？」馬車夫想了一想，就自己答覆自己的問題。「我猜，」他說，「他們稱呼隨便那一個人都是赤色的，只要他是幫助小夥伴而打那個大傢伙。但是這位主教在我看來是個蠻好的好人」

每一個地方都是這樣。在副主教走過的地方終有三五成羣的人集在一起；全波斯頓城的居民都在談論着他，談論着和平的希望。在主教身上像是有什麼東西使他的話句句都鑽入人們的心坎裏，使他們來聽他說的話，從他的嘴唇裏吐露出來的消息是無法在別處得到的。

當你和副主教講話，當你聽到人們對他的意見，你就已經明白，這個人已經成爲和平和美蘇友好可能性的一個活生生的標誌。因爲主教傳佈着這些眞理，也因爲人民需要這種眞理，因此他們傾聽着他，他們於是就沉思就奇怪了。

當人們在廳堂中，在人行道上，在波斯頓的大會堂裏聆聽着他的時候，他就透過那些以發戰爭財爲業的人們所揑造的關於蘇聯的連篇謊話、欺騙和歪曲報道，把蘇聯的眞相告訴了全美國的人民。

我問主教，他這次訪美，那一件事是他最希望完成的。他立刻回答我：「發動一個和平運動，這個和平運動最後將引向東方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徹底了解，將使軍備裁縮，並發展各國所有的生產力以供應全世界人民的需求。」

和平的希望怎樣？主教覺得這是很光明的。美國的選舉，他說，指出了美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望。但是人民的渴望必須再被表現。人民必須對政府加以壓力。作爲行動之一的「爲爭取和平簽名」的運動，必然會鼓動起人民對和平的熱情。

歐洲人民怎樣？主教答覆說，他們對西方國家極爲疑慮。納粹在德國的死灰復燃和美國經濟控制的擴展，只有在歐洲人民的心目中引起更深的猜疑。

歐洲人覺得美國人民是要和平的，可是他們恐懼美國人民從美國報章雜誌和政府中無法知道眞實的情勢。

馬歇爾計劃呢？東歐人民，副主教說，認爲如果他們參加這個計劃，他們就將降爲美國殖民地。「我們英國人正吸用着馬歇爾計劃的香煙，看着好萊塢的電影。東歐人民呢，他們藉着和蘇聯貿易，而得到了原料和機械供他們的發展。」

邱吉爾所稱「鐵幕」怎麼樣？「鐵幕」後的生活情形怎麼樣？副主教笑了。他解釋道：「那兒是並沒有什麼鐵幕的，除了從另一邊去的負有特殊任務的人員外。」

他已經走遍東歐和蘇聯。見到了他所要見的東西。

在匈牙利，他曾目擊「我一生所看到過的最公平的選舉，對抱有各種政見的人都賦與完全的自由」。但當他回到英國，英國報紙就把他的見聞報告完全壓下，不准發表。英國的外事局還曾經「規勸」他不要在匈牙利選舉的時候到匈牙利去。

副主教是倫敦的「每日工人報」的董事之一。我問他這張報紙在英國的影響怎麼樣。他告訴我在倫敦的「工人日報」大廈內，擁有百萬美元資本的「工人日報」新版的出版。這筆錢是由英國人民所捐助的。由於紙張的缺乏，這張報紙的銷路已凍結在十萬零五千份上。如果紙張充足，可以銷到五十萬份。

副主教說到英國工黨和它的社會主義化的政綱：「工黨最大的失敗是在它的外交政策。它們正接受美國的金錢，與此俱來的便是美國的命令。論到邱吉爾的演說，他說英國人民着實被他的演說嚇壞了。邱吉爾沒有人民的支持，上次的大選就是明證。」

副主教繼續談論着。他說到捷克，說到東歐國家的精神。當你聽到了他的談論，你就會明白國務院爲什麼對他毫不歡迎。你知道副主教住着的旅館的看門人怎麼向副主教說的嗎：「我告訴你，副主教並不受我們旅館的歡迎。我們這裏有非常頑固的人，我是知道他們反對什麼的。」

由此你可看到那些渴望戰爭的人對這個和平老人是如何的懷着恐懼。

副主教沉着地結束着他的談話：「你們美國」他說，「是有力量建立和平以至排斥貧窮的。但是貴國人民必須首先瞭解眞相和明白事實。」

這位副主教確乎給美國人民帶來了眞相和事實。

「戰後蘇聯印象記」作者H·詹森最近在紐約麥迪遜廣場演說時與華萊士合影

佛朗哥王國內景

英・A・希伯特作

希柏特（A. Sheppard）是在一九四六——七年去北希臘的英國經濟代表團之一員，現在週遊歐洲。

去年夏天我曾在西班牙逗留一個時期，日子不長，只訪問了幾個大城市。因此我不能說已經全盤了解了西班牙人民及西班牙的政治現狀。我以為西班牙的政治畫面遠較希臘為複雜，因在希臘，黨派間的界線分明，教會亦並不這樣公開的站在反動的一邊。

里那城的我的朋友們告訴我說，凡是批評政府的人都會遭遇監禁與鞭笞的結局，他們並有創痕為證。但在坎迭茲，尤其是在瑪德里，我却聽到隨處有打趣佛朗哥與批評政府的。我便在公共汽車上把這一問題問起一個軍官。他解釋道：「呸，我們不會把老太婆們的喋喋放在心上的。讓他們去想去說好了，讓他們把組織反對團體的思想轉成行動的時候，他們會看到我們將怎樣迅速而有力地對付他們。」

我們還聽到許多關於西班牙言論自由的故事，而且也正有很多好人相信這些故事。其一是佛朗哥常常按日為義大利共產黨的成功祝福，因為這樣他會獲得「民主的柱石」的頭銜，而將因而列入馬歇爾計劃之內。這故事的另一部分，根據告訴我這故事的人的說法——就是當義大利共產黨在總選中失敗時，佛朗哥告訴上帝說他在這件小事上沒有盡力。

* * *

除兵士們以外，談話的中心永遠是主要物品的漲價、住屋的難找、失業、乞丐的增加及糧食供應的混亂。惟有服役人士享有膳宿的優先權，有低價的特種配給，可以在國境內自由旅行，購買任何所歡喜的東西，並准許將食料及管制品從一地帶至另一地。老百姓如果不得到當局許可，他就不能在拜訪親戚後帶回一些可吃的東西，人們常常可看到警察在火車或汽車上抄沒食料的包裹的。

失業已達到極度，我不能從官方文件中獲得該項數字，但一個建築業辛迭卡的總裁告訴我說在他那一行裏約有八萬工人或總數百分之四十在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失業的。而在「軍人」中最低級的長槍會員却一人兼了二三個職務。這是可能的，因此工作時間有一定限制，大多數公務員他們在夏天的工作不超過三十小時一星期。熟練的匠人須一天的工作才能從黑市購得一公斤的白麵包。

自一九三六年以來生活費用的高漲可從下表看出來。這表是我從"Annuario Estadistico de Espana"月刊摘錄下來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超過一九三六年平均物價之百分比

工資		糧食	官價	黑市
農業工人	七八	白麵包	無價	四〇〇
紡織工人	六五	橄欖油	五二五	九〇〇
製鞋工人	五八	糖	三〇〇	二、〇〇〇
礦工	四四	米	三五〇	一、四〇〇
		肉	三〇〇	不能得到

我打聽過幾種人的工資。一個公共汽車司機得十六庇薩塔（西班牙幣名）一天，賣票員十四庇薩塔。金屬工業的不熟練工人得十五，熟練工人自廿四至四五。配給物資視工資高低而定，但照公平的說法，只有一個極

在西班牙，幾乎每一個人都穿着制服。西班牙在承平時期的軍備規模，足以弄窮一個原來富足的國家。一九四八年的預算中，軍費佔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軍隊與警察費用約佔國家全部支出的一半。

我遇到不少共和份子，他們告訴我這些事實：他們永遠在失業狀態中，只藉零星工作及慈善機關為生，那些有堅強主義信仰的人却拒絕參加「長槍會」，即使當一名最低級的徒黨都不屑為，所以他們找不到職業。他們似乎對於流亡政府的大部分活動漠不關心。一般希望唐璜或其兒子將在佛朗哥死後任國家元首，然而，恐怕在軍隊方面以外，別的也不會有什麼大改變的。

對佛朗哥的真正反抗也是有的，但除了採用暴力如偶或炸毀火車或殺死一個守衛之外，就沒有更好表現反抗的其他方法了。而這些暴行時常被野蠻地報復，因此他們也無甚好處。這樣，反抗者愈來愈明白不是潛伏不動就是加入游擊隊。

堅強的共和份子非常關切年青的一代，他們長大起來恐怕除了佛朗哥的以外不知有其他法律。年青人却已被教會灌滿了佛朗哥的宣傳，這些宣傳也絕對控制了教育、電影；在這一代年青的兵士、學生、甚或青年工人們中間實際上已沒有反對現政權的了。想過去恐怕只有青年農民才比較的少與這些宣傳接觸到。農民中有半數是沒有自己的目的，就我所能自由行動範圍內所見，我發現大部反對派的共和份子，是在這批人中間的。

我注意到這裏與希臘有一個不同之處，希臘的自由份子大概不把英國視作壞影響的，而這裏的事實證明英國是支持佛朗哥的，有幾位社會主義份子告訴我說他們曾希望由職工會為背景的工黨將施壓力於佛朗哥，但自從英西最近締結貿易協定以後就絕望了。美國商人與技術人員的影響在這裏很明顯。很多人却在這樣說，當然是很有些誇張的，予美國以領空飛行特權的意思就是西班牙將在未來戰爭中充作一個基地。阿根廷則在陸地權利上獨佔鰲頭，阿根廷現佔有坎迭茲及巴塞羅那的自由港，大量信用款項及在西班牙主要工業開發的權利。西班牙農業得從阿根廷獲得肥料以為交換，因西班牙在前十年中因缺乏肥料而致農產量低降百分之四十左右。西班牙更得英法同意而獲得少許輕工業機械、煤和化學用品。但現還沒有人供給輪子與機車使其鐵道可以活動。

目下西班牙的圖景很明顯：佛朗哥依然君臨全國，反對他的微弱無力而且分散。軍隊正是風行一時，不用問，它將不會有任何變動。失業不斷增加，工資絕對擋不住生活費的高漲，痛苦將愈來愈深且重，只有教會說今世本是涕淚的深淵，來世也許會好一些。教會當然很好咯，我在那裏時，聽到但尼爾主教宣稱愛斯邦那裏的信仰自由的句子是只適用於在西班牙居住的外國人的。這裏有比任何人所想像更多的游擊隊員，但很少幾乎沒有，支持內戰的。西班牙將出賣它的靈魂去搭乘馬歇爾計劃的破車。美國與阿根廷在提倡這裏的工業。

（丁雯譯自美國民族周刊）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三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本社發售一律按基價加四倍計算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總統的文告

蔣總統在大年夜發表的文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內容絕無鄙陋之處。這文告並不是一封降書，但似乎建議恢復兩年前破裂的和談，試探能否成立一個代表共產黨和非共產黨觀點的聯合政府。鑒於過去的經驗，和談成功的希望似乎並不大。共產黨的地位和兩年前和談破裂時大不相同了。那時候他們成功是否有望，還頗成問題，但是他們的條件已經提得很高。現在自然不能希望他們作任何讓步了。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的反應將如何？廣大的中國人民都切望結束戰爭。因爲政府軍隊失敗了而僅只催促他們投降是不夠的。在自已國內作戰的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設法減輕戰爭加在他們同胞身上的傷害，甚至完全停止戰爭。共產黨如果有卓見的話，應該條件放寬一點和國民黨作和談。和談雖然不一定能夠帶來和平，但是假如共產黨對於蔣總統莊嚴的表示不予理睬，他們就犯了戰術上的錯誤了。（一月三日字林西報）

新年文告

讓我們這樣來看：

假如我們是中國共產黨。（上帝不容許的！）「在野」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們快要「當朝」了。

南京已快到山窮水盡。國民政府似乎大勢已去。蔣委員長似乎是和平道上一塊最大的擋路石。

在這種形勢下，南京有何行動？

發議論呀，還是發議論——顯然是長期討價還價的初步。實際上，所提出的條件等於叫共產黨投降，不過沒有說得這末明白罷了。

我們的反應如何呢？

祇怕反應會是否定性的。在目下的共產黨聽來，這種論調似乎有些無恥。

合衆社認爲委員長的新年文告是「創造歷史的行動。」但是我們讀了之後，覺得它一無行動可言，也不會創造歷史。

也許不談繼續作戰八年而談和平的可能，已經是歷史性的了。也許建議引退，已經是歷史性的了。但是這種歷史性的行動若與客觀的要求相比，它對於歷史的貢獻眞是微乎其微了。

至於委員長的五個條件，似乎只有激怒對方。這種論調只能使歷史倒退，不能使歷史前進。五個條件中四個都是老套，都是自然之理，不講自明。而第五個條件，「軍隊有確實的保障」，按任何常理來說，都是違背國家利益的。（一月三日大美晚報）

政治攻勢

兩年前，由於國共雙方不能獲得協議，馬歇爾的調解失敗了。雙方互相猜疑，互相指摘對方懷有陰謀，各不相讓，終於訴諸武力。

兩年後的今天，共產黨的力量大大地增強了，國民黨的力量却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假如國民黨依舊提出兩年前的和平條件，就未免太不聰明了。

假如國民黨眞的要和平，他就非得向對方提出較好的條件。也許國民黨最後會這樣做的，現在祇是試探共產黨對和平的態度，先開高價，好有講價的餘地。實在的情形也許就是如此。但是假如我們以爲國民黨只要把兩年前共產黨所拒絕的和平條件重新提一遍，就可以把繼續作戰的責任放在共產黨身上，那就做了南京政府宣傳攻勢的犧牲品了。（一月八日密勒氏評論報）

和平的前途

在長年的鬥爭中，共產黨第一次覺得他們可以席捲全國了。東北、華北、差不多長江以北任何地方，都在他們的掌握中。

而這時候，他們接到的却不是降書，祇是磋商和平的試探。委員長建議說，假如大家贊成的話，他可以引退，但是這句話另一個極明白的含義是，就同以前一樣，大家也許會覺得少不了委員長的。

以目下的情況來說，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鼓舞起來作持久苦鬥。但是假如共產黨拒絕接受國民黨初步的勸告，國民黨能否再從事長期戰爭呢？觀察近幾個月來的局勢，看來未必能如此。

因此，南京的「和平運動」假如只有空口宣傳，就很難有什麼發展。要證明南京政府對於和平的願望，必須在談論之外有其他表現。政府必須有所行動，表示願意作徹底的改變。但是到目前爲止，連基本的改革也一點都沒有實行——而在客觀情勢下，僅作姿態似乎已經沒有什麼用了。（一月六日大美晚報）

蒲立特的私人意見

蒲立特先生認爲假如山姆叔叔願意接手過來自己幹，中國的戰局還可以挽回。這是他報告的中心點。他要求美國給予中國更多的經濟援助和軍需品，最主要的，「由美國最優秀的作戰將領與參謀人員統籌指導，並予以控制。」蒲立特先生建議請麥克阿瑟將軍担任這工作，雖然杜魯門先生已經說過「否」了。

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自已來解決，但是蒲立特先生却堅持不肯承認這一點。美國在中國事件中不能成爲一個決定因素，事實非常明顯。我們完全相信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夠做到「完全指導與控制」這一步，就使做得到，假如他眞想在軍事上有所成就的話，也必須有千萬個美國兵作後盾，而目前美國並沒有意思供應這些士兵。假如我們眞的贊助成立飛虎隊，以美國的傭兵來實行空中屠殺中國人民，美國將休矣。

並且，這樣的事情假如失敗了，美國在中國的全部資本，包括經濟的和教會的，也統統都完了。我們將回不來了，十年廿年，甚至幾十年都回不來了。（一月八日大美晚報）

>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